清血追毒
九北京特效品能治各種楊梅毒服丸立止痛苦全毒迅速永不再發淋濁症亦妙特備大洋壹元內有說明訪單進服勿悞
成都市春熙總府街興隆藥房　北門北東街同壽堂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西門西大街榮和藥房　南門上南街同人藥房　鹽市口蒔榮藥房

智育影院
四月廿六日演　野玫瑰
大光明
四月廿六日演　血淚黃花

感謝針灸聖手
鄙人因腎部患染風濕痛苦異常屢治無效後經友人介紹桂林蔣玉林先生灸治數次宿疾頓失已復原狀先生誠當世華扁感激之餘特登報誌謝　感謝人張鴻發

新戲詞本　滑稽時事
本社刊印小說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訂合一冊現已出書每冊價四角特廉價每冊外三角外省郵費加一

育嬰成　專制
婦女病男婦危險內症

「有醫人之醫術」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笑笑
笑笑笑真正妙　姨太太外史
一哈哈哈笑　買來難雙
又跳滑稽笑　得眼淚吊
又香豔　又熱鬧
有官場　又不情
和衙門　有鄉
會黑幕與一老道描
部瞧一齊　社
了叫瞧　了笑買
呼妙七七叫了跳　笑連
本報經售每部四角外縣加寄費五仙郵票代價

【謹啓】設在春熙路北……

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四月廿六日（星期四）
第叁陸貳號
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銅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維新印刷局代印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家庭小車　穩安便捷　花會專車　包車搭車　聽客自便　每點四角　每本廿二票四元
大車票　每票七千文
大車站　城內南新街本行　北會城縣邊本行停處車

述安陽婚俗

安陽昔稱彰德，為豫北重鎮，南通鄭縣，北連順德，中原有事，兵家必爭，其地多殷古物，年來考古學者，咸接踵而往，從事掘發，離城數里，有袁世凱墓，莊嚴宏偉，除首都之中山陵外，諒無其比，庚午之秋，不佞賦閒故都，應友人之邀，得遊其地，城內街巷狹窄，屋宇矮小，建設事業無足稱道，惟其婚俗，頗饒閒趣，殊足一談也，嘗聞一新交友人云，該地盛行早婚，笑柄頗多，所謂「說他是夫年紀小，說他是兒不叫娘」也，其禮儀方面，有所謂送飯者，即新娘出閣前，女宅親戚至友，皆送衣物，其較普通之友戚，則多送燒餅六枚或十二枚，以代粉儀，于歸之日，可裝之於箱櫃中衣叠之間，及至男宅，賀客開箱搶而食之，拆後二日，女宅遣人至男宅，請新夫婦偕往同居，期約九日女宅特為彼一對新鴛鴦闢一幽室，飲食美味，新夫婦享樂，於此期中為男女畢生至樂之時，然晚間亦有潛伏室外竊聽之綿綿情話者，俗謂之聽新靖，婚後之第一次新年，夫婦同至女宅賀年，盤桓數日，凡女宅之親戚，均輪流設筵，以宴嘉賓，俗謂之叫客，夫婦可縱情逸樂，與新婚三日後之回門時無異矣。…迪笙…

▲關於鴉片的滑稽詩聯

有某鄉宦何染烟霞癖，數以道員需次江寧，忽被未吏偵悉，飭入禁烟公所調驗，名士某，改唐詩一絕嘲之云，『多年宿癮老人家，北土橫吹南土斜，今夜偏知禁煙厲，淚痕濕透斗門紗，』崔采嗜鴉片，不治家政，姬人某氏多嘍，「亞九續脈，至借人逃去，好事者嘲以詩云，『雀翁夜傍姬房宿，飽吸清，吹短竹，烟消日出不見人，啊喲一聲啊子絲ッ』，前人詠鴉片詩，有極警切者如張南山先生『五夜一燈氏骨髓，重洋萬里國脂膏』，魏默深先生云『請君勿咎阿芙蓉，有形無形鴉則同，邊臣之癮曰養癮，樞臣之癮曰中庸，儒臣鴉鶴學所言，庫臣陽虎能竊弓，中朝但斷大官癮，阿芙蓉烟可立盡」，長沙周日廣先生樂府云，「急捕鴉，急捕鴉，鴉飛已過千人家，夜深鴉引鵂鶹叫，餐鬼笑，可憐西北高樓台，被鴉啄盡成寒灰，鴉飛滿天聲滿地，鴉噪有聲客無氣，朝來忽喜人事豐，向人乞得三百銅，歸喂女餓兒哭休，爺來飼鴉休賣穀」（完）

何健之洋狗

湖南省主席何鍵。手握十萬大兵。從事剿共，推開則閉門讀書。有儒將風度。愛蓄狗。去年曾有人贈以法國種身高數尺普通湖南狗約大二倍之名犬二頭。體魄宏偉。聲音雄壯。每食必肉斤餘。何氏愛之如寶。出入必俱。一如衛侍。犬常伏於何氏辦公室之桌下。如有人至。即起視之。如熟人則已。生人則吠聲大作。並起嚴行監視態度。故拜會何氏者。莫謂該犬為心腹侍衛云。

（一五）

▲噱　銘樞逃火戲女

小訪自串寄

自閩變平靖後。蔡延楷與陳銘樞等。業已亡命至香港。但據報載蔡等現已潛逃滬上。尚擬別有所圖故頗為當局所注意惟陳則仍匿香港亦有靜極思動之意。故暗中常與蔡鄭通接洽日前陳住在港之住宅。突遭回祿。時陳之夫婦猶在睡夢之中。聞警急遽樓下。但己濃煙密佈。不辨方向。陳乃不顧一切。即由樓上挾妻躍下。致兩人均受重傷。經車送香港醫院治後。意稍痊愈。時陳夫婦所居之病室。係分隔為兩房。夫婦各居一室。有女看護一人貌頗婀娜。因慕陳氏之喧嚇。招待頗殷。為時不久。陳果垂涎欲滴。頗生妄想。惟陳素懾閫威。以是不敢冒昧從事。一日。夫人適倦極入睡。陳趁機會已至。是時該女看護。適在陳榜奉食。陳乃妙計頓生。即以視時刻為詞。擧手握女看護之手腕看護亦心有所動。即為探腿捶腰。極盡獻媚之能事。詎料陳夫人對於陳氏已早具猜忌。於假睡中盡窺其祕。不禁醋氣憤發。即疾趨而前。扭女而痛毆之。一時室女。頗為緊張。及其他。看護聞訊。來解。倘悉前後。不禁豪抱不平。必驅逐陳而後已。相持不下中。幸由夫人自動將陳驅逐其事始寢云。

張宗昌母歸原籍

（雄）

張宗昌以惡跡貫盈。卒難於車中被狙。身後家人人亡。昔日後宮佳麗。盡鳥獸散過別枝。張母素賢。向不慣其子所為。自宗昌殞後。知來茲難久安於室。乃各予千金遺散。惟不准重操醜業。以敗聲譽。邇年來張母以境遇坎坷。故於嚴懲去年底。返回山東掖縣原籍。臨行老淚縱橫。與張友之送行者談。此次回掖。幸有薄田數畝。足以了此殘年。此罪惡之都市。吾實不願再見之機會矣。隨有詢關於張宗昌諸妾處理問題。則答曰。由他們去矣。總之效坤事業。誤於女人者頗多。女人確是禍水。吾素信佛。效坤身後如此。亦報應循環也。言訖淒然。諸友亦不願再詢。惟加以勸慰而已。至張母回籍後。擬隨張母向籍之楊本立謀。張母抵家後。除痛哭失聲外。并未作何言語。昔日親朋亦絕跡。往訪者極少。現北平宅中。僅張之如夫人八太太看家。張夫人及其子樂。早已赴大連轉長春暄。軍閥身後如此。天道無疏矣。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梁］

（111）

第二十二回　驪車傷人學生斷足　騎驢違警閨秀討情

我兄既不憚跋涉而來。豈可失之交臂。小谷笑答道。弟也久慕盛名。恨無引進之人。徒存夢想。芙生拍着胸脯說道。不才願效前驅。後日星期當造。貴寓拜訪。幸勿避面小谷道。弟倒當趾相迎。志成聽他們倆言來語去。宛如舊識。便攙言向芙生說道。芙哥。都喝了幾杯。又放出狂奴故態了。可知八大衚衕。乃是迷人館鎖金窟。不在名勝之列。若說韓家潭。祕密賣淫。壞人名節。豈容涉足其間。勸老哥免勞大駕。勿引小谷兄到地獄中游玩。請諸位公決。予言為然呢。還是芙兄之言為然。春帆首先發言道。小弟極端贊成志兄之言。陳小江說道。人生於世。不過數十寒暑。古人云及時行樂耳。須富貴其何時。謝太傅的東山絲竹。郭汾陽的十二金釵。何莫非賴聲色以娛樂天年。弟故以為芙生之言為然。志成辯道。謝太傅郭汾陽的娛情聲色。都在晚年。我輩尚在青年。正宜發奮有為。豈可兒女情長。致使英雄氣短呢。陸開文儳言解圍道。雙方免開舌戰。聽我道來。女閭創自管夷吾。原以慰旅客思鄉的苦況。故爾逢場作戲。偶爾徵歌選舞。只要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不入迷魂陣。本是無傷大雅。也不妨礙壯志的。諸兄以為小弟的話對嗎。四人俱拍手。惟有志成終不贊成。小谷便向芙生丟了個臉色。即用別話岔開。依舊開懷暢飲。直到各吃得酒醉飯飽。由志成破鈔作東。方如鳥獸散。小谷向芙生臨別叮嚀。星期日幸勿爽約。芙生道遵至午後三時。必到尊寓邀請。說罷。作別而去。小谷同着春帆回到寓中。淪茗清談。小谷問道。大哥。你到過京中兩回。必知皇都掌故。小弟常聞人言。前清時代。官長不能挾妓飲酒。京師在輦轂之下。官箴格外嚴肅。何以八大衚衕在前清時代。即以著稱於時呢。春帆答道。在咸同以前。京中只有像姑。沒有姑娘。姑娘即妓女。像姑即屁精。那時候京中的大員。最愛嫖小旦。亦可叫條子侑酒。不過紅角兒。都賣面不賣底的。大為者便是像姑。倒可留宿。小谷說道。兩男同宿。有甚好玩呢。春帆笑答道。我是門外漢。不知其味君何。直至同光時代。八大衚衕始有清倌小班。

讚一字校命館啓事

啓者本館前在羊市面鄉街頭巷口設早爲一般諸君預知休咎去歲因事出省故耳停館到下爲一般週主顧來府在家中推算以便解 各界疑惑但得日推十張推而不候萬望原

寓居問 地點謀街第四十三號相士悟一子

廣告價目

本報館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多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強種丹

能治病 戒煙十日無癮 苦 功效神速 能

東方神醫

黃君良哲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怪病○凡體弱失紅○十年痼疾○癒於一旦○現已恢復原狀 黃君現寓東大街東安里內 凡吐血及婦女不孕乾血症○難病不治之症○有意想不到之妙○○○

代售處皇城第三十三號永盛通

生兒有望了

新到天津最有效驗的妙品名對月丹專治婦女經停乾病及月事愆期服了此丹能調經化血調經種子百病皆除但此丹孕婦忌服否則打胎

四內有探胎散每瓶大洋壹元
代售處都總售處
南門內同人藥房
府街新生藥房
學大街壽春藥房

爲笑俗啓

者立可見其沉疴○別處所不能醫者黃特表而名之○總之之令人驚佩也○茲之速○俱不及黃君○治病之方○見效無論醫學博士學士

越巂縣縣長兼游擊司令官廳銘政績

人民受土匪之侵蝕及官府之壓迫者不知凡幾知民弟總李蓋民以分道將明逆控民於人衛謀縣佐分被楊縣佐縣手資之民幾遭不白不得已由縣上控詞經縣府官縣長提訊李董民自知情虛埋四百金託人行賄官縣長民竟不受秉公處理民始得平反乃處理官不要錢其官縣長之謂呼民身受其恩無以爲報特將事略登報端聊表謝忱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回 破戰車魏朝賢請援 掛先鋒盧霸林出兵

無論你有楚霸之勇，也難招架，後日大戰之時，軍師可使獨當一面，必能斬將立功，魏朝賢道，黑化駙馬，我早知他利害，因無大戰，故未調遣，後日吾當使之獨當左翼，以敵蒲鸞英女賊，至於右翼鄭鼎小子，吾命黎彥虎禰海壽山三人，連環輪戰，然後另出奇兵，以斷其後，則鄭鼎可擒矣，中路則由楊大帥，督率轟山車，並力進攻，三路一齊發動，女諸葛雖有智謀，也難措手，白巧爾聞言，極力稱贊，兩人正自商議，忽聽侍衛報告，說今夜大安關上，未燃燈火，全由盡黑，我軍用火照射，因關上竹棚遮擱，看不清楚，不知何意，特報請軍師衡奪，魏朝賢聞言，好生納悶，心想後日大戰，莫非墨賽花畏懼轟山雷車 故意約期，以緩我兵，他趁機暗將軍馬，調集水寨，放棄關隘，沿槽木江扼守，以避此車，也未可知，想着便與白巧爾商量，白巧爾道 若果賊子，退守水寨，轟山車雖不能够渡河，吾當另造一樣戰具，獨平他的水寨，魏朝賢搖頭道，你休小視了他的水寨，這槽木江水面，寬約十里，并且水深流急，大安賊沿江四百餘里，層層築工，水中安置，鐵網鐵柵，網柵之後，築有寨門，建有木城，十分堅固，大小戰船，十萬餘隻，一聲號砲，網起柵開，戰船齊出，若不應戰，則緊閉網柵，木城上守兵盡起，亂箭齊發，任你多少兵馬戰船休想攻進寨門，并且槽木江之後，大安賊將，又另築有無數壘堡，居高臨下，可以援助水寨，萬一我軍佔領了他的頭關，他從山後繞出，再由水寨左右進攻，反陷我軍於絕地，這便如何是好，白巧爾道，賊兵畏我轟山雷車，退守水寨，這也不妨，軍師傳令各軍，不必上關，只將戰車，排列關前，威嚇於他，使他不敢正是中路，然後派遣大將，由左右兩翼進攻，虛取山寨，實奪水寨，且俟將賊兵驅逐過江 吾於日內 造成一件利器，名爲沉螺舟，大者可容三百人，小者亦要載一百人，可在江底游行，全舟盡用鋼造，舟前尖銳無比，力能碎石鑿山，至於鐵網鐵柵，更是容易毀破，并且舟的四圍，安置飛輪毒刃，任你水內功夫，已臻絕頂的，也難近身，舟頂用螺旋蓋住，上有鋼錐二十四根，兵士坐在舟內，鼓動機器，沉浮自如，進退隨意，若遇賊船，只從水底往上一沖，鋼錐鑿破船底，立即沉沒，賊兵落在水內，碰着飛輪毒刃，立時碎屍萬段，一駕沉螺舟，在一個時候以內，遇着賊船麕集之地，橫衝直撞，可以沉沒賊船百艘，此舟若有百駕，敢言在水上稱霸了，魏朝賢聞言，又驚又喜，立時要白巧爾繪成圖本，飛令杭州節度使，監工趕造，原來杭州設有軍務處，由白巧爾的二十幾個徒弟，負責辦理，節度使馬桐萱，又因邀功心切，不惜重聘，廣延寧波江蘇，著名巧匠，以及工人等，約計二萬餘人，晝夜趕造兵器，運赴大安使用，

孀醫彌憾記

夫天下之不爲妻死而守貞者，則妻之不爲夫死而守貞者，宜也，故禮有旌節之稱，而固未聞禁人之再醮也，抑醮者父母之命也，再醮者，其父爲父母之命而二嫁也奇知矣，世人恒醜詆再醮婦者沿焉而已，昔李合肥之母，李氏女也亦再醮也，未有以爲病者，社會人乃罔或深思之者，吾茲以明之耳，市有女醫某者，孀矣，孀醫有子，故夫之遺也，其姑甚孀，孀醫亦孀之，撫育之至於長，十三四齡矣，於是孀醫以嬌兒且不欲遽悖於俗也，則樂於醫以長其子然醫固二十許人耳，居恆好修飾，對鏡自照，愁懷不遜，益以春花秋月，撩人心緒 孤枕寒衿，與其情甚，醫非木石，疇能遺此 矧好鳥枝頭 鴛鴦水面，其能於人世間之依依相伴者，益覺彼蒼蒼者之固以是弄人也 則求其所以慰情洽心者，憧憧往來，自有其入幕之賓也，人孰無情 士各有志，安能以尋約之繩困奇俊之子 苟非悖於情達於世者甚克諒之也，然苗而不秀者有之，花而不實者，未之有也，顧醫乃能以其所學自制其花之實，絡數年而不使有以漏其春光之洩，醫之所以自蔽者，則所學之功也，亦科學之功也嗚乎，以情衡之，醫固孀而，孀，以禮斷之，醫有不外 而周爲孀，準於情不外於禮，則其所以自彌其憾者，斯以爲巧奪神工天衣無縫也耶，世有烈女之傳，醫亦才女矣哉，（續二）

＊ ＊

舞台長篇武俠小說

大棚拭俠

（五一）（簡儂）

第四回 龍寶山榮任淮安府 馬青鋒謁師文殊院

正說到天子年少，奸黨專橫，將來不是如何了局，忽然家丁來報，說外面有王府的幕賓白秋塘 齎着善慶王的手諭，到此謁見相爺，請宗定奪，李朝宗心中一楞，便說你去對那姓白的說，着他等一刻，我隨即就出來相見，家丁領命出去 李朝宗命立在傍邊伺候的家丁，遞過面巾來，擦了嘴臉，對龍寶山道 賢契且多飲一杯，我出去一刻便來，龍寶山起身道，恩師請自有事，門生在此伺候就是，李朝宗出去了一會，手中拿着封信，由外面進來 坐下對龍寶山道累賢契久等了，這乃是善慶王寫來的一封信，賢契拿了去看，便可明白了，龍寶山欠身接過，一面口中謙遜，一面抽開信封內的箋紙觀看 纔知那信中所說的言詞，乃是說貴門生榮膺淮安府任可喜可賀，惟該處有顯親侯暴武揚，乃係敞親，務望轉知貴門生，到任以後，須彼此照應，切不可傷了和氣，如該侯有何不到之處，都望看在孤的分上，原情則個，龍寶山看畢，仍舊折叠封好，雙手遞過，不禁笑道，這眞可算得是做賊的心虛了，如是無有甚麼短處，好好一個侯爵，爲何反而要人家原情他呢，李朝宗道，賢契不是這般說，他既知道有三分懼怕，總還算他識人，賢契到任後，須要依着我的話辦事，萬不可出於一時之火，切記要緊 龍寶山連連應是，一會兒酒飯已畢，龍寶山謝了恩師，告辭回衙，一路在轎內思忖，頗不以李朝宗之言爲然 暗說醨他還在朝中爲首相，如此畏葸 怪不得奸黨之勢日張呢，我如到任，自當看事行事，豈能拘定，該當替民申冤的，也說不了許多，大不了將我的前程掉去，降職回鄉能了，正在想着 已是到了縣衙，即刻升堂理事，處置畢後，便令屬吏趕辦交代 又命鄒福鄒奴，收拾行裝，過了一日，新官已來接篆，龍寶山交代清楚，便帶了鄒福鄒奴，出京赴任去了，話分兩頭，却說馬青鋒自別了郭老先生，及馬忠夫婦等之後 取路逕往五台山進發，中途爲店中夥計追上，一路同行，那日到了山下，留夥計在山下守候，馬青鋒一人上山，走到文殊禪院山門口向內一望，只見迎門一座神龕內坐着的，便是一尊泥塑金身的笑佛，走將入內 向兩傍一看，只見兩傍分立着靡家四將，那是大個子，足有二丈來高 轉了過去，在笑佛背後神龕內立着的 乃是護法韋陀，手持降魔杵 威風凜凜，好不可畏，走過了這一進 裏面便是大雄寶殿，一傍乃是知客堂，那一傍却是誦經處，裏面鐃鈸聲喧，有些和尚，披着袈裟，在裏面做道場 馬青鋒心中轉念，我來是求見方丈的，當然是投知客堂去，遂走到那面知客堂 向內探頭一望，早有個和尚看見，問是做甚麼的，敢情是左近山下童子，到此隨喜麼，這裏沒有什麼好看的，你到對邊去看他們拜懺去罷，馬青鋒一腳跨進了知客堂，拱手道 大和尚，小子並非山下人家的孩子，乃是遠道而來，謁見道悅禪師的，不知道悅禪師，可在寶剎麼，那和尚將馬青鋒留了一眼，隨問你要找本寺方丈，有何事呢，馬青鋒道，小子遠道而來，乃係到此下書的，那和尚道，信呢，馬青鋒見他老不說道悅禪師在家不在家，却先要信，隨說信在小子身邊，因小子奉命下書，務要親見面交，請大和尚方便通報，小子感謝不盡，那和尚道，你且在此稍等，我去見方丈去 但不知你是給誰下書，並由何處到此呢，小子係田冠峯縣到此，給一位姓郭的捎書，那和尚聽罷，即便出了知客堂，由迴廊穿道大殿傍邊的月牙門，向後面去了，馬青鋒等了一會，只見那和尚立在月牙門口，喚了聲捎書的，來罷